

的全面战 新时期

現代中國週刊社

322
DS31
<1>

現代中國叢書

全面戰的新時期

現代中國週刊社編印



N54.49

29

全戰的新時期

每冊實價國幣二角

有
著
作
權

編輯兼
出版者

美商現代中國週刊社

發行人

哈 華 特

上海愛多亞路十九號

發行者

美商現代中國週刊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出版

目次

紀念全面抗戰的展開與我們當前的任務

知止(一)

淞滬戰役與東戰場局勢的展望

華子(八)

全面抗戰新時期的軍事方針

盧豫冬(一七)

抗戰經濟建設的幾個原則

魏友棐(二四)

全面抗戰新時期的經濟戰爭

湯嘯雲(三三)

全面抗戰期間的國際關係

儲玉坤(四〇)

紀念全面抗戰的展開與我們當前的任務

知止

兩年前「八·一三」所展開的對日全面抗戰，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一幕。幾千年來，我們遭受過無數次的異族侵凌，但從不曾有過全國性的民族戰爭。中古時代的往事不必說了，在封建社會中根本就不會有全面抗戰這回事。即在近百年中，歷次對外戰役中，規模較大的「鴉片戰爭」與甲午中日之戰，也還不過是以一隅兵力與外侮周旋，大部分的中國，都置身事外，有如隔岸觀火。「九·一八」事變以來，日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中國，仍舊基於已往的概念，竭力製造局部化的「事變」，並且陰謀策動政治上的分裂運動，以便由蠶食而逐漸實行併吞。其間我方雖忍無可忍，前後發動了「一·二八」和廿三年長城的抗戰，但其範圍仍只局限於一隅，並且因為種種條件的不具備，到後來亦以局部事件的形式而結束，然而到了廿六年的「七七」事變，中國忍耐達最後關頭，軍民激昂也高漲到頂點，抗戰實力已遠較過去增強，尤其是民族統一團結的加強，這一切都和已往不同了；於是蘆溝橋的烽火便立即掀起全國上下守土衛國的怒潮，全面抗戰的局勢，也隨即展現在歷史的前面。

迴想當時從「七七」到「八·一三」中間的四十幾天，真是一個艱危震撼的非常關頭；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存亡主奴的最後關鍵。蘆溝橋的暴行，本是日方進行「三原則談判」和「華北冀東化」失敗後「圖窮匕見」的一幕，妄想用武力以迫我澈底屈服。假如我們當時不發動堅決的抵抗而僅以讓步謀苟安，結果不只愈益助長日閥無所底止的侵略貪慾和氣焰，同時也無異失掉保衛國土的最後機會有如捷克那樣。因為國際間的「綏靖政策」在那以後不久即逐漸抬頭，糾紛踵接而來，使世界危機益形尖銳，在那等逆轉的重壓之下，將使一個一味退讓屈伏的中國，絕無轉側迴旋的餘地。到今天檢討起已往的經過，我們不能不衷心欽敬當時蔣總裁的高瞻遠矚，當機立斷與全國軍民的敵愾同仇，一致奮起，使中國脫離了瀕於滅亡的危機。只有那些失掉立場，甘心投降的漢奸，纔會對於全面抗戰爆發一舉深致詬病，說是中國失掉一個妥協機會，其實倒真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失掉一個滅亡中國的機會。此輩又說：全面抗戰的發生，對內意義多於對外，中央所以發動抗戰，無非為避免政治上的分裂，這更是極造謠誣蔑的能事。誰不知道抗戰禦侮的國策，早經中樞決定於幾年以前，民國二十三年蔣總裁那篇有歷史意義的對廬山軍訓團『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的訓話，可為明證。誰不知道中國的統一團結，在近幾年來有空前進展，個人的意旨，派別的私見，都完全融化在民族利益之大前提下，誰還敢冒大不韙，在國家危急之秋發動內爭？難道中國就應該一味伏首帖耳，聽人宰割，任何屈辱損害都可以忍受？何況當時中國只是應戰，日本則

出於挑戰蘆溝橋與虹橋事件都不外日方預定步驟的一部河邊旅團的開駐北平虹口那一「要塞式」的日軍司令部的修築，都證明了日方早已處心積慮，準備在平滬肇釁，投降分子的那些調言，只是暴露其自身的厚顏無恥，絲毫不能震撼「八·一三」全面抗戰的偉大意義和價值。

兩年前此際的上海，真是個恢宏壯闊的奇觀！雖然民國二十年的「一·二八」也是在這裏爆發了有名的淞滬戰爭，而在意義上、在性質上、在規模上，都表現着是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如果說前一次是以局部力量作抵抗的嘗試，那麼這一次就是以統一的中國從事民族戰爭的展開。這一戰爭，正是全中國人民都以緊張心情準備迎接着的。只要不十分健忘，總該還記得當時人們懷着如何的興奮熱情走進這個新的大時代：每一隻出動的飛機，每一聲大砲的震響，都替人帶來了無限安慰和希望。我們的陸空健兒，也真能不負國民期許，英勇肉搏，壯烈犧牲，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的企圖，替中華民族博得無上的光榮和令譽。雖然事隔兩年，那些悲壯偉大的業績，還很新鮮的留在世人的記憶當中，在日方本意原想憑着陸、海、空軍精銳的聯合猛犯，在短時期內進佔淞滬，結果在我軍堅強抗禦之下，打了比「一·二八」之役多一倍以上的時間，日方經過七次的增援，以十四個師團的兵力，纔結束了這一會戰，而兵力器材的傷耗，軍費的重大支出，已形成無可補償的損失。所以許多論者都把日軍進攻淞滬一舉，認作是日本戰略上的重大錯誤。而在中國方面，這三個月的堅強戰鬥，不但充分盡到一個初期消耗戰的任務，使我們有時間從容佈置

長期持久戰的基礎，而且打擊了種種的悲觀論與失敗主義者，加強了抗戰必勝的信心。誰也不否認淞滬的淪陷是個重大損失，但確已取得了應有的代價，在這一點意義上，淞滬戰役是完成了牠的歷史使命的。現在我們身處上海特殊環境之下，臨到「八·一三」兩週紀念的今天，緬懷已往的偉蹟，憧憬來日的光明，於沉痛悲念之外，更應努力振奮警惕，衝破四周的陰霾，發揮所有潛力，以完成驅逐敵人，建立新中國的偉業。

我們承認自從「八·一三」以來，上海局勢之惡劣黑暗無過於今日，但我們一定要瞭解這正是因日軍侵華失敗而發生的影響，因為日方一切都已陷於窮困竭蹶，因而對第三國的挑釁，以及在佔領地帶政治、文化上的進攻和經濟上的榨取，都一齊加緊起來，藉作窮途中的掙扎。我們要擺脫這環境中的種種重壓，惟一自助自救之道，便是各人都在自身崗位上積極努力，從各個角落打擊敵偽的企圖，以促進抗戰大業的早日成就！

中國本來是弱國，我們並不奢望速勝，只是準備以空間換取時間，俾得在長期的持久戰中取得最後勝利，這自然是個艱苦過程，而且越接近勝利節段，艱苦越甚，越需要更大的忍耐強毅和勇敢來克服。經過已往兩年的戰鬥，已得到許多寶貴的收穫，除了經濟、政治、外交各方面突飛猛進的發展而外，單以軍事言，關於新戰略、戰術的運用和全國部隊的整建，都發生絕大功效，使兩軍實力由強弱懸殊達到差不多平衡。

尤其自戰事進入二期以來，八九個月之間，在各條戰線上都形成膠着相持的局面，日軍的蠢動馳突，並不能絲毫有所進展，反而傷亡相接，損失慘重，這都是人所共睹的事實。然而我們絕不要因此便看輕了敵人的危險，放鬆自身的責任。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日本，產業有高度的發達，軍力有多年的儲備，目前雖以過度消耗而瀕於衰竭，却不會即此罷手，抑或悔禍斂跡，倒一定要結集其剩餘的實力，倒行逆施，竭力掙扎，以圖伺隙蹈瑕，挽救其日薄崦嵫的末運。如最近發動的反英暴行，在蒙蘇邊境的挑釁，以及準備加入德義軍事同盟的舉措，都不外是這種運用。對於中國，則一方策動叛逆，鼓吹變相投降的「和平」，一方加緊「肅清」佔領地帶，從金融經濟方面進行短兵相接的爭奪戰。如果我們稍有輕忽或疏虞，輒易為敵所乘，甚至使已往功效墮於一旦。在這等嚴重時機之下，我們誠懇要求所有同胞，都應該加意檢點自身對國家民族曾否盡到最大的責任？一己行動是否還有愧對國家民族的地方？總之，應該加倍警惕振奮，以粉碎敵人的一切陰謀，使其無所施其技倆。

第一、我們要廓清一切政治烟幕與「和平」謊言，所謂「東亞新秩序」，早經蔣總裁於去年十二月的訓話予以詳盡的駁斥，指出牠的意義只是「推翻東亞的國際秩序，造成奴隸的中國，以遂其獨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企圖」；最近在「七七」那天，又諄諄告誡我們：東亞新秩序建立之日，就是中華民國滅亡，奴隸地位確定之時；並且從日本宣佈了東亞新秩序的言論，即已絕無和平可言。這實在是四萬萬五千

萬中國人內心所共同蘊蓄着的衷言。只有那些甘心脫離中國人立場的汪兆銘及其徒黨，纔會在中國人慘遭日閥侵略屠戮以及種種非人的凌辱榨掠之下，跑到日人保護之下，去進行那些響應日人陰謀，出賣國土出賣同胞的勾當，並且甘步秦檜後塵，用恐怖手段威脅迫害不肯動搖立場，出賣良心的愛國同胞。我們相信，這些叛逆自從與日方實行勾結那一天起，即已聲望墮地，他的話再不會為中國人所重視，因之其影響也就輕微不足道；但一切忠貞正直的愛國人士，却不容一味緘默優容，坐視其猖獗橫行肆行散布毒素，而不加以正義的制裁。

第二、日軍在無力進攻、困頓之餘，乃轉而從事於後方的「掃蕩」戰，企圖肅清游擊部隊，以便利利用我戰區的人力物質資源，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我們必需努力普遍展開日軍後方的游擊戰，以「反掃蕩」答復日軍的進攻，好加緊消耗日方實力，並使其在淪陷區的一切統治席不暇暖，更無進行「開發」「建設」的餘裕。我們要把戰區一切人力、物力動員起來，增厚游擊戰鬥的實力，並且努力衝破日軍的封鎖，破壞日偽建設和交通，以根本擊破其「以戰養戰」的陰謀。

第三、中國總反攻的時機是大家普遍注意的一個問題，其契機一方視乎敵後正規軍與游擊隊活動的功効，一方視乎全國部隊整建和新軍訓練的進度。本年四月以來，幾次小規模的機動性反攻，已收到初步效果；如果全國同胞都能踴躍入伍，並積極貢獻財力以加速建軍的進行，在敵後則發動普遍的牽掣戰

爭，把日軍實力消耗到必要的程度，則總反攻自不難提早施行，加速收回失地的實現。

第四、在經濟方面要努力節約，發展後方生產，以鞏固戰時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則應該展開對日偽的不合作運動，拒絕徵發與作工服役，拒用日偽鈔票，誓死不買敵貨，不以任何物質資敵。最近上海和各淪陷地帶的金融物價，都紊亂不堪，這一半是日偽與奸商僥倖為幻，竭力吸取外匯和物資，以進行對法幣的貨幣戰，並從生活上壓迫市民；一半由於一些人民過分重視個人私利，不惜違反民族利益，逃避資金，窖藏黃金、外匯以至生活必需品。我們惟有希望淪陷地帶的同胞，能够領悟個人利益與民族利益不可分的原則，把一點一滴的經濟力量，都直接間接貢之抗建，以為自身財產爭取最穩妥的保障，不要在有意無意間做了民族罪人，甚至重蹈猶太人噩運的覆轍。

第五、應該加緊實行精神總動員，加緊團結，提高民族意識，民族精神，激發愛國熱情，抗戰勇氣，打擊，祛除一切動搖、自私、奢靡、苟安等違害國家民族的積習，澈底剷除封建時代殘留下來的種種弊害。大家要牢牢记取在目前階段，我們的共同目標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向着抗戰建國的最後目的猛進！

淞滬戰役與東戰場局勢的展望

華 子

淞滬戰役是緊接着華北戰役底日本的大規模侵略行動，在當時的戰局形勢看來，淞滬是橫的戰爭，華北則是縱的戰爭；在日本的軍事當局，或許以爲牠前者的動作是以牽制爲其主要作用，後者才是牠底中心目標，可是戰爭的局勢，不是由單方面所能確定的；因之，在客觀的觀點上來說，實由此形成了個全面戰局，這主要的是表現在雙方的軍事行動之擴大和戰線的延長這一點上。

由蘆溝橋事件所演變而展開的華北戰爭，只是全國性戰爭的起點，是前哨戰，到了淞滬戰爭的擴大，才是中國全民族的全面戰爭底形成的定局。這也就是說，日本當初企圖「不戰而勝」的陰謀，——在戰略及戰略上，企圖先取華北而後及華中，——已經給淞滬戰役所引起的全面戰爭所粉碎了！

從這一點上，我們就顯然可以看出，中日雙方的作戰方針，那一方面是堅定的，那麼，那一方面就佔了優勢，同時，這一點，也還足以影響到雙方作戰的前途，而成爲其勝負決定的主要因素。

日本在華北採取直線的進攻，不管牠在淞滬作戰是否僅在於企圖盡了牽制的作用（實際上自然不是這末單純的。）至少在客觀的局勢上，牠却已經造成合乎中國戰略原則的局勢了；爲什麼呢？因爲中國的方針，既然是在於長期消耗敵人，牠必須在更廣大的戰野和戰線上和日本作戰，也就是說，牠不能與日本作局部的戰爭，而應該使戰爭全面化，對日本作全民族的、全國性的全面戰爭，在中國方面是有利的。所以，中國自始就確定了他底戰略方針，就是持久抗戰。蔣總裁在蘆溝橋事變後，就曾經這末指出：「……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的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從這幾句堅決的訓話中，我們就可以知道，中國對於日本的大舉侵略，自蘆溝橋事變的爆發起，就已經確定以全面的戰術來回答，這和日本底動搖不定的方針，正是一個鮮明的對照；並且這還種下了日本必敗的根源。不用說，「八·一三」淞滬戰局的展開，是造成全面戰爭的一個光榮的日子，不但在未來的抗戰上有着重大的影響和關聯，而且在歷史上，也有着牠底重大的意義。

第一、牠展開了全面的戰局來誘敵深入，是中國戰略之初步的勝利，並且因之而奠定今後長期抗戰的基礎。

第二、牠消耗了日本底巨大的軍力、物力，打擊了日閥的銳氣，粉碎了牠底「不戰而勝」「速戰速決」的陰謀，提高了全國軍民底戰鬥的情緒，以及增強了抗戰必勝的信心；同時也改變和提高中國的國

際地位。

第三、掩護政治、經濟、文化……各種中心和機構西移，在內地建立了新的根基。

這些都是淞滬戰役所留下底光榮的意義！

我們知道，這次淞滬戰爭，不但是日本侵略中國之繼續，而且也是牠最後一次，盡傾其全力來滅亡中國的戰爭。

日本並不是「八·一三」才遭遇到中國軍民底強烈的抵抗的，即使就以上海而論，牠已經經驗過「一·二八」戰爭。牠應該明白中國軍隊底堅強的抵抗力，英勇的戰鬥精神。在一片平原，無險可守而又濱臨着海岸的上海，居然能够像銅牆鐵壁那樣堅守了三個月之久，並且給予日本如此重大的消耗；同時，更促使我們興奮的，是這次戰爭之所異於上次「一·二八」之戰，主要的就在於這次是全國一致精誠團結的全面戰爭，而「一·二八」戰爭只不過是局部的戰爭而已。而且在「一·二八」戰爭中，日本所動員的人數和所消耗的實力，以之和「八·一三」比較，那是後者多得多了。

「八·一三」戰爭既然奠下這次中國長期抗戰的基石，那麼，我們應該從「八·一三」戰役之後，中日雙方底局勢的轉移作一個考察——特別是在全面抗戰展開的發動地上海附近，以及整個東戰場的形勢。

上海戰場是東戰場的前哨，所以，當全面戰爭發動起來之後，首先和日本接觸而且展開了猛烈的戰鬥的，就是上海。同時，與日軍堅持了相當長久的時日的，也是上海。要保衛東南的原野，保衛經濟和文化的心臟，在東戰場的海疆上，首先必要保衛上海。這是中國最高當局在全面戰爭展開之前，即已確定的方略。然而，我們必須明白，中國不是海軍國，所以在保衛海疆上的困難，——也就是主觀和客觀條件所限制的困難，——我們是必須加以充分注意。否則，我們就不能了解上海戰爭局勢的變化及其轉移，而很容易混亂了對戰局形勢的認識。我們知道，戰爭雙方所具備底主觀條件，以及所處的客觀的環境，對於各自的戰略的決定是有要很重大的關係的。

中國既不是海軍國，所以他不能在海上和日軍舉行決戰或會戰，自然也就不能停止日本對沿海的進攻和騷擾，中國要和日本決戰，以及消耗牠（日本）的實力而後殲滅之，這戰場不是在沿海，而是在大陸的山嶽地帶；這理由，說明了上海戰局之變化及西移，是必然的。也就是說，是合乎中國作戰的原則來進行的。

反過來說，日本以陸海空三軍聯合在上海作戰，採取着猛烈的攻勢，而結果依然狼奔豕突了三個多

月，才攻下這彈丸之地的上海，牠的損失較之「二·二八」要重大得多，可是牠的收穫呢？除了被毀壞了的都市和農村之外，給予牠最寶貴的禮物，祇是游擊隊的到處生長。

在敵後展開游擊戰，是中國消耗敵人和困繞敵人的基本戰術之一。淞滬戰役之後，東戰場游擊隊的滋長，是協助正規軍底正面防禦之有力的因素。因此，我們考察東戰場的現勢，首先必須看到了游擊隊所引起巨大的作用，并且應該從整個戰局形勢去了解它。

淞滬戰局西移後，接着是徐州會戰。日本在徐州會戰中，曾經一再南北奔突，然而都不能突破華軍防線的任何據點，華軍的防線，依然固若金湯，那樣守了三四個月，這就顯然是華方正規軍之堅強抵抗和游擊隊牽制的結果，就北面來說，平漢線的華軍流動部隊，一再在魯北敵後活躍，先後克復過泰、安、曲阜和濟南，這使日軍的後方大受威脅，結果終不免在正面進攻之中，在台兒莊吃了個敗仗。再就南面來說，日軍在淮河南北作戰，也曾經不斷的遭遇過東戰場游擊隊的突擊，尤其是被蕪湖上游的游擊隊一再克復宣城、合肥和巢縣……所有這些戰鬥，非常重大的影響到日軍在津浦南段的向北進攻。

東戰場戰事的初期，主要的戰術是陣地戰，而戰略的原則是穩紮穩打，為的是那時候日人還未深入，在很小的面積上，游擊隊要作敵後的活動比較困難，而且那時候也還不會具備了這些條件；說到敵後——除了華北的西戰場以外，如果就上海而言，在當時那就只有吳淞江外的海疆了。

東戰場戰區擴大之後，南自錢塘江，北至淮河及蘇北，東止吳淞口以及黃浦江西至長江上游的皖贛，遍地都有游擊隊的蹤跡，所以在第二期的抗戰中，戰線的延長對於中國非常有利，因為牠已經具備了更好的地理條件——幅員遼闊——來協助游擊隊的生長。我們從「八·一三」抗戰兩年來，東戰場的游擊隊之困擾日人看來，就不難看到牠（日軍）不但前進遭遇到牽制，就是要退一步來鞏固牠在華中的根據地，也跟牠在華北一樣地不可能。

東戰場在現階段與淞滬戰役所不同的特點，是在於現階段以游擊戰為主，來困死敵人，與整個戰局形勢一樣，以期造成長期消耗日人的軍事基礎。假如說，前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在於掩護政治、經濟、文化各種中心機構及人力西移，保持主力以作後期抗戰的準備；那麼，這一階段的游擊戰之主要任務，無疑的是在敵後建立新的軍事根據地；造成相持的局勢，以陷日人於進退維谷之境，並且搦建強大的新軍來準備反攻了。

就着這個任務來說，東戰場的游擊戰底意義的重大，是不容我們忽視的：第一，我們知道，日軍在華的三個主要據點，除了東北而外，就是華北、華中和華南，而淞滬正是牠在華中主力的後方。所以，在東戰場——特別是淞滬附近的游擊運動，對於日軍的威脅，格外重大。第二，東戰場的游擊區是處於湖沼和江流的地帶，在東南面，並且還濱臨着大海，但是一般地說，它是一片平原，地理上似乎並不很合乎游擊隊的活